

爸爸媽媽的愛情故事

· 赤鬚 ·

金根和阿珍，從來沒想過會有瓜熟蒂落的一天，因為阿珍結過婚，還有了我的姐，她的大女兒。

金根認為，這是命中註定的，春夏之後才到秋，一如大自然的定律。

日正中午，湖南湘潭的一條小村，金根和他的爸爸正在下田。烈陽將大地曬得滾燙，彷彿把人都煮乾，汗水淹沒了父子倆身軀的每一寸。

「唉……」啪地一聲，金根爹暈倒在地，金根慌忙把父親背到屋裡，立刻請阿珍過來。接下來的幾個星期，金根忙著下田，金根爹就讓鄰居阿珍照料。阿珍一家和金根很熟絡，她和他自小青梅竹馬，長大了，阿珍嫁人，新郎不是他。阿珍偶爾回娘家，剛巧碰上金根爹出事，多留了好幾天。

「你爹太勞累了，多休息就行，」阿珍說。她懂點中醫，是家傳的。金根「嗯」了一聲，就忙他的活去了。自從阿珍嫁了人，金根每次跟她說話，就像隔了幾畝田，遠遠的。

阿珍生了女兒不久，新中國最慘烈的文革還在孕育，雖未趕上，丈夫先死在反右運動中，阿珍的心碎成了腳底下的枯葉，永歸塵土。

金根會給阿珍寫信，上面寫了幾個字：阿珍，我在香港的生活還好，勿念。幾年前金根爹死了，他隻身到了香港，替一個親戚打工。他以為命運已給他批死了，此生只有在夢中與她擁抱。阿珍屬於右派的妻子，政治不正確，其實她只是個普普通通的婦女，連點專業也沒有，懂些中醫又不足以謀生，好辛苦才給人家做幫傭，一面照顧自己的女兒。

六十年代初，金根回鄉，他把積蓄給了家人，但大部份還是留給了阿珍，她執意不要，他不依，兩個人推攘起來，「你看我死鬼爹臉上，以前你常給他照顧，收下它……」金根哀求的說，彷彿有點責怪的口氣。「不，你在香港生活不容易，這是我知道的，」說著說著，阿珍哭了起來。家裡一片死寂，好像幾個人困在箱子裡，各自聽見自己的呼吸。

「我等你，一直等。」金根說完就走了。

文化大革命的時候，阿珍被劃成黑五類，天天挨鬥挨批，好不容易才過一天。那是一個指鹿為馬黑白顛倒的年代，仇恨、陰謀吞沒整個中國，生命像蛛網一樣脆弱，人人都在記憶的旋渦中設法把敵人揪出來，先發制人。阿珍的健康每況愈下，不知道還可以撐多久。一天早上，一個素未謀面的人來了，對她說：「給你一條活路，盡快讓你離開中國，到香港去。」

阿珍在香港的火車站，見到穿得西裝畢挺的金根，激動地流下了眼淚，金根抱著她和她的女兒，興奮得說不出話來。

秋天，總在多霧的春和悶熱的夏之後，她清爽怡人，她溫馨。

金根和阿珍組織了新家庭。他有時說起營救阿珍，總把運氣掛在口邊，還托賴有點錢。「命運給批死了？不一定，人的努力也有幾分，」金根說。